

# 閒將往事思量過

最近常在公園看到有小朋友在玩跳房子的遊戲，恍然間覺得兒時的歲月仿如忽來的幽夢般向我款步走來。有時午後經過，不由駐足，看幾個小女孩在炎熱的太陽底下跳跳跳，跳得滿頭大汗。從她，我看到小時候的我。

跳格子是我們童年最愛玩的一種遊戲，有點驚訝三十年後竟然還沒被淘汰。在那些年代，我們多數選擇在沙地上玩。先在地上畫一個有雙翼飛機形狀的圖形，再分若干格子。我們幾個女孩就在亮晃晃的太陽底下跳：先單腳跳，跳跳跳，跳過所有的格子，然後雙腳跳，跳跳跳，就會跳出好多間屬於自己的房子。因此跳格子也稱跳房子。其實跳格子也可以是一個人的遊戲，可以從幾個人跳到只剩下一個人。所以跳格子是熱鬧的也是寂寞孤單的……

回首，不敢說有「世態人情經歷多，閒將往事思量過」的篤定領會，但悲歡離合總無情，連母親也早已不在了。而人的一世，又能擁有多少？回憶童年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不斷地在腦海中浮現，那些人中有叔輩親戚、鄰居、同學，還有在河邊，小溪，膠林、曠野中「闖蕩」時認識的，他們中有養牛的孟加里（錫克人，多數來自印度旁遮普邦）有印度膠工和他們的小孩，小孩是領着來幫忙清理膠杯和除草的。除此還有做雜工的華人阿嫂、在河裏徒手捉魚的馬來人——說到馬來人，那個神秘的默哈末常讓我覺得呆呆的。不明白這個人何以如此神通廣大，除了能潛入河裏徒手捉魚，還懂法術。

母親總共生了我們七兄弟姐妹。那年小妹不足三個月，小弟還



▲跳房子曾深受兒童歡迎。

資料圖片



人生在線  
李憶蒼

未出世。小妹是個挺煩人的嬰兒，一入夜就會無緣無故啼哭。這一次，非得要到午夜過後不可。在那無數個磨人的夜晚，母親抱着她走來走去，左搖右搖地還是不能讓她安靜下來，如此一個擾人清夢的嬰兒，把左鄰右舍都干擾慘了。終於有這麼的一個晚上，鄰居默哈末忽然到來，要求讓他抱抱小妹試試看。默哈末盤腿坐在廊下的長椅上，把小妹放在雙膝間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不一會小妹便安靜了，不久呼呼入睡。母親說，是默哈末灑了幾滴水在小妹的額頭上，那水是經他念過咒的——默哈末懂法術，他是個巫師。

孰真孰假，不得而知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母親寧可信其有。父親為此包了個紅包聊表謝意，但默哈末不肯收，在推讓中，他說幫助人而從中取利為阿拉所不容。

哦，阿拉。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。自此，我曉得穆斯林尊稱真主為阿拉。默哈末每天要面朝麥加向阿拉禱告五次。

而今，小妹都快四十歲，在瑞士結婚定居也十幾年了。去年八月中，我給她寄生日卡，想起她還是個嬰兒時，每到入夜時分就會無故啼哭的往事，連帶也想起默哈末。四十年了，他還好嗎？

而我那自由自在，快樂得不能再快樂的童年是在橡膠園裏度過的。都說童年是短暫的，所以懷念特別深。而懷念中，事與物的世界是逐漸擴大的，如同小說裏的人物和情節，處處鋪排得宜，順情順理，一氣呵成。雖然有幾分惆悵，可有所懷念，也是慰藉，是心裏頭感受到暖暖的那種感覺。



HK人與事  
周軒諾

日前報章上有一條吸睛的標題：《無錢無樓無力 逾半港人唔想生》。不知道那些正在猶豫生不生孩子的夫婦們看到這則新聞後，會否把心一橫地不生呢？

房子這一環肯定是香港人心目中考慮生不生的重要考量。香港地少人多、寸金尺土、樓價高昂。君不見跟劏房相關的新聞無日無之。唔夠住、空間狹窄，隨之而來的就是住得擠迫和欠缺私隱。

其實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，市民生不生下一代，除了居住問題外，還有一攬子因素需要琢磨。

例如夫妻倆有沒有足夠的精神照顧小孩子。隨着本港適齡男女愈來愈遲婚，港人臨近四十歲才「拉埋天窗」的現象日趨普遍，這樣四十幾歲才當爹，甚至四十歲才當娘便不足為奇了。然而BB們大多精力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自開打新冠疫苗以來，港人態度和表現耐人尋味。特區政府訂購科興和復必泰兩種疫苗共一千五百萬劑，足以保證全港人人有機會接種兩針，已抵港約二百萬劑。從二月底開始至今三個月，全港接種率只有約百分之二十一，然後就打不動了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每日可接種超過四萬劑，而平均每日網上預約只有約一萬劑量，用「門可羅雀」形容似不為過。好端端的疫苗眼看要砸手裏：科興有一百多萬劑未使用，復必泰還剩約八十萬劑，八月中旬即過期。已預訂的或面臨退貨。

此時，全球疫苗一苗難求盼苗若渴。WTO總幹事高級顧問Aylward在七十四屆世衛大會上稱，全球已分發的十六億劑新冠疫苗中，百分之八十三被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使用，低收入國家獲得疫苗與之相差超七十五倍。《自然》雜誌指低收入國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人口接種，非洲喀麥隆、贊比亞只有百分之〇點一。

再看看內地：國家衛健委通報，至五月二十八日全國三十一個省區市累計接種新冠疫苗超六億劑次。自三月二十七日超過一億劑次以來，每億劑次所需時間從二十五天、十六天到九天、七天、五天，間隔不斷縮短。鍾南山指，到年底中國新冠疫苗覆蓋率可達百分之八十。與此同時，中國還向全世界提供疫苗援助和出口，援助了八十個國家，向四十三個國家出口疫苗，累計三億劑，佔其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二，是世界上對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國家。疫苗接種彰顯了中國治理的力度、上下同心的速度、大國擔當的溫度。

國際上，以色列接種人口約百分之六十，已近群體免疫標準。英、美、新加坡接種第一針者分別為六成、五成和四成。不過美國生產量超過三億多，出口僅為三百萬劑左右。

香港出現「疫苗遇冷」現象，在於市民態度冷淡，媒體用「不屑一顧」來

# 生不生？

旺盛，整天哭叫擺動，小孩們更恍如「甩繩馬騮」，坐不定、扎扎跳無時停，過了不惑之年的爸媽要消耗很大能量去追趕寶寶，非常累人。其他已婚或準備結婚人士看在眼里，害怕帶孩子辛苦、操勞，不想自討苦吃，於是乎打消生育計劃，寧願跟另一半過二人世界。

又例如肯不肯犧牲自由。有孩子之前，兩口子互相協調下仍可保有各自的私人空間和一定程度的自由，可是當擁有孩子後，就要犧牲自己的所有時間來照料寶寶了。以前未有小孩時，下班後和休假的時間是屬於自己的，一旦生兒育女後，下班後的時間是孩子的，休假的時間也是孩子的。故渴求自由的夫妻多數不願意要小孩，怕自己被束縛、失去自由。

有些夫婦會覺得，如果沒能力讓子女享受優厚的居住環境、學習條件和物質生活，那生小孩等於害了他們，與其要骨肉陪自己捱窮捱苦，倒不如當初就不要生，免得他們長大後埋怨自己。

另外，有沒有足夠的儲蓄去養大「化骨龍」亦是每對夫妻會思量的。在香港生活，你總會聽過這番「箴言」——「自己都未養得掂，點養仔女呀？」養育孩子必須牽涉一筆恆常開支。就算不讓兒女上補習班、學跳舞、游泳、畫畫、彈琴、唱歌、功夫、書法、養寵物，但孩子們的衣食住行始終是一筆避不了的開銷，譬如他們需要BB車、BB床、玩具、佩戴眼鏡、剪頭髮、坐車搭船、睇戲、睇演唱會、看病吃藥、換鞋子、外套、校服、書包、去旅遊、買保險等等，這些難道不是錢嗎？特別是在科技發達的今天，買一部手機給子女方便聯繫，以及買一台普通的桌上電腦，然後付上網費讓他們在家通過網絡學習知識總需要了吧？可見湊仔湊女實在離不開錢，不少人亦因此而打退堂鼓。

以上一連串香港人唔想生的理由，並非我一己之見，而是我跟一班八十後老同學傾偈時眾人的結論和心聲。

# 香港疫苗故事



▲電車車身上的疫苗廣告。

資料圖片

形容港人對疫苗的態度。甚至醫護人員接種疫苗的也只有三成，曾有官涌疫苗接種中心一護士中招，本身未接種。香港幾家民調顯示，自疫苗接種以來，一直有約四成市民傾向不打（「一定不會打」+「可能不會打」）。專家指，香港作為有足夠疫苗及非常容易接種的地方，接種率是全世界最低接種率之一，「應要對沒為香港或全球的群體免疫貢獻而感羞恥」。

這種「非常反常的社會現象」原因何在？媒體分析：首先是政治分歧。港人對政府政策存在強烈的逆反情緒。比如對政府推出「安心出行」APP，擔心被追蹤個人資訊；對「疫苗氣泡」作為放寬飲食營業限制條件反感，認為侵犯人權自由和私隱。原因之二是港人對疫苗安全存在擔憂，而政府的說服工作不足以化解憂慮。同時有些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有意無意將各種死亡事件與疫苗掛鉤，令人「談苗色變」（其實與疫苗一點關係都沒有）。此外，有疫苗接種中心印錯接種紀錄、有市民走錯接種中心打錯針的個體事件也成了「蝴蝶翅膀」，政府的管理能力遭質疑。並且越是年輕人越抵觸疫苗，十八歲以下群體已接種者只有百分之四點四，表明不會接種的逾四成。幾位朋友說自己想打但遭子女阻止。

為鼓勵市民打疫苗，商家想出種種獎賞計劃，機管局送六萬張機票，港鐵送五百張全年無限次車票，海洋公園送逾二百元優惠券，還有公司推出帶薪

假、銀行抽股票獎……五花八門。最有誘惑力的是：送一套價值一千〇八十萬元位於觀塘近四十五平米的房子。消息一出，近十天的預約打針立刻爆滿，較一周前多近兩倍，成為五月份最高、開打疫苗以來第二高接種紀錄。網友稱「這可能是普通人離千萬豪宅最近的機會了」。

還有一個插曲：此前港漂群呼籲為持探親證的內地人打疫苗，自費都行。政府遲遲未回應。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宣布持雙程證及難民二十八日起可預約打針，涉及五萬多人。此時，香港疫苗正面臨「過剩」之憂「過期」之虞。

坊間流行一個詞是「誘因」。我問朋友：港人為什麼事事都講誘因呢？難道不講社會責任嗎？僅僅就病毒檢測打疫苗來講，自己的生命不是最大誘因嗎？為什麼要派錢才肯做？朋友說「我直如受了一記當頭棒喝！好可悲。」

人的生命健康是一個最講科學理性、最無政治種族階層宗教分野、最能達成共識的題材。病毒面前，生命是平等的，責任是共同的。然而面對小小疫苗，拋開科學拋開專業拋開公義，只信政治立場、只追求金錢、只講個人權利不講社會責任，只講本位不顧大局，將疫苗政治化、疫苗本位化、疫苗功利化、疫苗非理性化，暴露的是智識、是人性、是公德心、是職業操守、是治理水準。當一個地方這種症狀群體式呈現，其毒害甚於新冠也！

# 網絡與自戀

「男子誇耀他的勝利，女子誇耀她的退避。」張愛玲的名句，是不是已經隨着民國的優雅遠去了？

「又炫耀，我的手機都被她炫得快沒電了！」「我幫你處理，我的有電。」情急之下，好朋友互相幫忙。網絡社交平台已被濫用，上網自戀已成普遍現象。網絡的劣勢之一是令一些人迷失自尊，產生自信泡沫。一上網就把自己喊成天仙，若被客套地點個讚，還會膨脹得飄到半空中，以為嘩眾取寵一番就贏得芳心，就被仰慕，就博得八卦一番。「表演型障礙」和「自戀型人格」，都屬於夢幻性、自戀性、膨脹性。過度追求他人的注意，當自己不能成為中心時就感到寂寞，就去網群硬塞給人。

網絡的另一劣勢是給人以假象。偶爾沉浸一下的被讚美，天天沉浸的就難說，點個讚說個好是順便的，頻繁了難以動真格，如有機會見面，從前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里、同學、同事，平時網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網友，最多對你點個頭，算是打了個招呼。結果好端端一個人花了很多精力彰顯，卻搞得像是偷來的，形象被自毀。

誠然上網讓人暢所欲言，活得自我，誠然撒個小謊就被關注，那只是快感。笑了一下哼了一聲也要通知百多號手機，太考驗人的韌性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了，很難穩住好感。「公主扮貧民是體驗民生，貧民扮公主是自討沒趣」，何必呢？

人得識相，夜明珠何須證明？幸福指數何須擺到網上？平生才華何須掛在嘴上？就算孩子有出息，夫妻很恩愛，又關人什麼事？媽媽眼裏出才子，擺個地攤都是父母的福氣。誰沒有兩件值得讚美的事？哪兒找不出幾個幸運兒？若機會得體，偶爾顯露一下，躍躍一試者有之。

美與醜，善與惡，公眾心中自有一把尺子。就算才華橫溢，就算相貌得天獨厚外加整容，也得謙卑，如不自重，會令人生膩。有些人長相平平，五官搭配也非精緻，但是內在的修養、善良和積累卻深深吸引人。美人王曉棠，電影大明星、八一電影製片廠當過廠長，同事們看她是「絕頂的美卻不依美；絕頂的聰明卻不依聰明」。

樸實一點多好，如果年紀夠大，思考一點世態滄桑，關注一下社區需求，如果還有餘光餘熱，煥發到需要的地方，自然贏得青睞。年少時我們探索人生意義，年歲逐漸學習做人，年長了反省過去珍惜現在。「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，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，到底不大好。」張愛玲的名句，忍不住想放進群裏。

# 公園藝趣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九龍公園於本周日（六月六日）起至明年五月二十九日，逢周日及公眾假期下午一時至七時在公園長廊舉行新一期「藝趣坊」，場內共設有十七個攤位，展出及售賣紙藝、手工皂、花藝和飾物等手工藝品，以及提供浮水畫和漫畫等藝術服務，讓市民享受公園的優美景致之餘，又可欣賞琳瑯滿目的手工藝品。

除九龍公園外，香港公園亦從即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「藝趣坊」。

政府新聞處



市井萬象